

滇事拾遺卷六目錄

滇中詩人

滇中古書

九子梅花詩

咏刺桐花詩

白綾作緘

蒲氏兄弟能詩

周修唱和詩詞

懷歸詩

樹頭酒

陳圓圓像

火把節

尹信立

雲南古佛國

劉李二將

可憐坡

天生橋

魚陣

兩河口

蒙化曲

關水

明貞女

尹先生傳

滇茶

大理三塔寺碑

顏洞

軟玉

點蒼山

滇草木志

吳三桂

宮中帳簿

三桂新府

五華山故宮

周王元年

三桂輕財好士

滇中三好

八面觀音四面觀音

尹舍人

尹閻學

劉中丞

僭逆錢文

西選年選終選

武風子

錢南園劾奏國春之勇決

雲南鐵索橋

亞孝子

上平西血書

平西藩下老生

滇省運銅差之苦累

吳三桂之逆蹟

錢南園通政之敢言

潘鐸遇害

鄧爾恆被害

者貴

陸葆德

馬維騏

繆素筠

馮子才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繆素筠二

闕禎也

夏祖訓

滇事拾遺卷六

昆明何小泉輯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其竹枝詞云金馬
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婦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
山太華寺云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閭筆

滇中古書

巡撫顧應祥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
志辛怡頭錄等絕無傳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漢
驃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慎采白古通作滇載
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志十一種為合刻上下千餘載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詩以為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
冬小春十月微陽自繞萼梅蕊早倚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未歌
殘冰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台錯恨高楊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咏刺桐花詩

督學雲南彭綱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整整風吹綠葉翠翩翩露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
南名鸚鵡花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道其百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白綾作襖

楊慎成化昌通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蠻酋欲求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襖遺諸妓
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重價解歸楊後知之更以為快

蘭氏兄弟餽詩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荷帶綠江空噀鯉含鱉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死信天翁
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凭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灑鴛鴦黃雪涼意蕭蕭風

漏樓考在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華硯旋呼灯銀瓶取尽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婿娥
奔月圖曰竊為私奔計已窮葦碇應恨洞房空当时射日弓猶在何能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
嘉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按漢補三蘭氏說上卷楊
林人兵燹之后著述散失其七世孫世蕃所遺斷簡殘編內有上卷元日家庚沁園春一調甲
辰元夕懷亡弟一鬪梅一調四月二十一日壽弟廷俊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鐫景泰年猴山南寺寺
字合考之則上卷兄弟三人皆能詩廷秀氏字也廷俊秀字也廷瑞或上卷之又一弟也年遠
遺名無可考又升卷詩云蘭叟和光臥白雲賈生東海挹清芬何人為鍊石康傳題作楊林
兩隱君和光上卷別號東海詩不存

用修唱和詩詞

用修久成漢中婦黃奇一律云鴈私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元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
詔風煙君斷腸曰曰曰怨生春其而其而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
又黃鸝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金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

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私不到漢南楊又別和二詞俱不能勝詞云夜雨隔空
階倚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與郎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台迢迢
天外懷抱幾時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陽
黃昏新月經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台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
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嗟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懷歸詩

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沈屏渚雪嶺西連抱海河幽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迢
別處多汀洲春雨零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楚童歌後暫歸
汜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錯鎖未用修不得已至
滇則昺已罷敗用修竟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以上見馬
燕叢談

樹頭酒

樹名滇亦產之莽狀類檉葉亦似之結子時取其子入地窖長芽三四寸味似荔枝結子之

梗削其一以缶承之一夜下白汁碗許每株十餘梗不等初取服之味甘似釀醴酒又越半日帶辣味隔夜則帶酸矣煮之即成沙糖飲釀為酒以水漬之投以麩皮六七日釀之即燒酒矣味亦與米酒不大異其葉可寫字根可為帚表人謂之搖錢樹云

陳圓圓像

相陰清話舒銖雲孝廉為游雲南五華山華國寺後有樓相傳為延陵故妃圓圓妝閣寺僧引登見美人小影一幅蓋圓圓像也歸題詩云武安席上事如何玉帳秦州夜渡河豈有佳人難再得可憐朝士已無多黃塵遮市三軍淚青史吳宮一曲歌畢竟桓溫老奴子五華縹渺睇雙蛾按圓圓出家蛾眉見機獨早尚影而去豈寓拈花微笑之旨耶

火把節

滇省農氏每歲六月二十五日(或又作六月二十四日)夜中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謂之火把節亦謂之星回節其說有三武侯征南蠻於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度燎以迎之曼阿奴之妻阿南美而艳漢將郭忠信計殺阿奴將逼淫阿南南給之曰妾

以蠻女上配中朝將軍實為厚幸儻將軍真憐我許於幕次焚故夫及所服御之物更於是日徧諭國中使羣黎咸來覲禮妾既呈以女報故夫亦示非苟合也尋承偏聽為死不敢逃命明日劉松蒼張火其下阿南感飾而出袖佩刀拔火令大熾重忠言曰妾雖蠻女不諳禮義肯忍心事仇敵乎嘗身投火中引刀自刺而死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歲以是日持炬醺飲以弔之唐開元中邓賅奉詔撫南詔南詔陰懷構弑邓妻慈善逆知其謀上缺劍約其臂既而往者果被焚死独賅約缺劍經火猶可辨識得以與尸而去南詔蛮王鷲慈善有遠識欲納之慈善不從爰兵圍之三日食尽慈善則感衣襟自縛於座上竟以餓死時為六月二十五日三說各有所本今則農人卜丰年相率歡飲而已

尹培立

培立昆明人進道光乙未武舉連捷進士任京提塘出為陝西遊戎游陞錫兵赴湖北救援歿於王事

雲南古傳國

陳鼎漢紀游靈鷲剎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為阿育王故封曾造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其
數百皆其舊址唐武德二年詔三百沙門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元九年始歸其記錄行
程曰魏華曰鷄足曰優波拘多曰王舍城曰鷄足華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
皆在大理古迹也蓋當日由西番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為蒙叻地而黔蜀路不
通也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勒圍嶺山後入鷄足鷄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窟舍利
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即今滇西無異
矣

刘孝二将

李聘三珍國善撫士卒拾棗六司尊祀儒士禁淫擄此其存長而剛復自用言大而夸短於
策蓋刘资美先煥嚴整少伍勇於決戰人所畏服而慢士不禁擄掠

可憐坡

坡在河東爭因避亂東山經可憐坡感此地名追痛兵興素文武以干戈為兒戲鄉紳以

清談為宿略真有最可憐不勝憐者也

天生橋

大理之天生橋特片石耳此則兩山合攏水從下流行寔恒於其上止宿便於圍欄客馬
二三百匹

魚陣

丙辰春和順三合橋下羣魚各以類從大者前小者後隊伍整齊如布陣然亦兵氣之
應也

兩河口

父老傳言喇巴漢永兩河相逢年即大飢屢驗不爽

蒙化曲

蒙化曲起於南詔溪而哀其中頗有近古樂府者聊探教語以當竹枝詞其曲云梅花
開遲開早開遲即自知祇見落花和落地不見落花和上枝剖開梅肉見梅核咬開梅核

見梅心六句原詞梅心莫帶寒酸意子滿枝头葉滿陰二句騰冲

尹水

在騰冲明朗練信名水廝打夏秋之間二水均力故雷鳴深洞雪舞晴天亦奇觀也

明貞女

貞女騰冲武生明金鑑女聰穎美丽通書史明大義許字馬錫九之子未娶而死女截髮如素矢志守貞同媒妁來涕零不已終日惟焚香誦經逾十年跌坐而逝年二十九歲也

尹先生傳

尹先生諱善字樹人號雲麓騰越河西邦讀村人性伉儷丰碩恬靜修飾善辯好談王霸經世大略道光甲午舉於鄉甲辰大挑以知縣發廣南丁艱在籍杜文秀亂起適西慶燭先生倡義與郡人劉光煥李珍國練鄉團固守咸丰六年十月匪弁復珩自杉木龍率烟索二千餘擄長寨前攻甸營左掠河西先生督鄉兵千五百餘人會左營守備陳上進與賊戰三晝夜斬傷先鋒馬斗文殺賊百餘賊眾潰散復珩就擒伏誅八年十二月賊魁馬先海再率三千

餘人擄長寨劫亞別亞竜沙海兩海尋復先生掃境出師會甸營官兵與賊戰四日斬馬先海殺賊三百餘賊潰去九年正月馬家村賊首馬團奎率賊三千餘擄河東及馬孟裏未幾弄地東攻清永明朗西攻河西南觀甸營先生率河西清永明朗鄉勇三千餘人血戰及兩月練總尹天錫繞道截賊糧匪賊腹背受敵逆遁去天賜亞勝復雨鉅荷花地等地先後三戰殺賊千餘鄉練陣亡者五百餘人十年十月烏索德都督柳映蒼改緬青明朗清永擄荷花地破朗蒲寨百里之內焚掠無遺先生統南路兵統與賊五戰皆捷賊遂遁去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永昌府城失陷傷大都督蔡七二舉眾犯騰越先生督隊赴期於九月二十三日赴援先一夕縱兵明慶開城降司獄張紹平第令李合美李合瑞金澤死之心瓦解賊眾分四五股每股以萬計先生力不支且戰且走休息於馬仗銅壁二關復登懸餘軍傳檄遠近忠義之士指之響應董國紳自極童率兵來會李珍國由緬甸回風而歸祥相士趙純裏郭景沂各率義旗誓死不屈先是甸營已為賊踞先生合李董圍攻之圍三月不下李珍國退守茂福先生退保河西時劉光煥部將榮生藻妻苑蔡七二軍威甚振先生往會之於崩麻

酌定軍机分道恢復乃通雁西出安輯練卡二年正月就陵匪千五百人突據羅卜司庄襲我之背先生面告
东山義勇應救又函會李珍國董國紳四面與剿擒斬無遺遊定羅卜司庄先生駐屯來泚地以道糧
道既而六土司株檮式之見先生由屯來泚移駐河西植地調和將士勸課農田廣儲糶糧控
隘董國紳尹紹佩率兵西剿河西為根本重地先生移駐河西植地調和將士勸課農田廣儲糶糧控
撫流亡來歸者二千餘眾四年正月賊襲我福本園珍收三月珍國部屬楊玉孝攻復之先生乘勝收
猛定猛乃各要隘五年十二月偽大司空李國綸圍攻屯來先生冒險出集鄉勇得五百餘人行至鷺
腦山遇賊大股倉卒交鋒思寡不敵力戰半日被十餘創死之先生姪乃令同時陣亡部勇死者二百
餘人時同治六年三月十七日也光緒元年十二月滇撫岑毓英必先生死具奏請議贈四品銜卹銀二百兩
准入祀昭忠祠廕一子世襲雲騎尉先生子乃憲字子章先生墓在邦諫村側魁閣山先生自幼刻
苦勵學於書無所不讀與師宗何文貞桂珍尋甸楊侍御天桂石屏張赤城為締同輩於鄉意氣
相契生平著述甚富每有作揮毫立就我馬間未嘗廢吟詠著有實農文集十卷廿我希詩
集平卷文歸來篇制藝一卷殉難後散佚無存根原編為搜訪往越今楊師靈得詩一冊曹佩

珮先生靈得詩一冊先生胞侄德社外得詩一冊而文集制藝竟行灰燼嗚呼惜哉根原居南甸昔今
保衛距邦讀僅六里而先重火文鳴董公復挽業於先生季父時希先生之門時希先生詩傳 尹本子
也世姻兩家子姓時相往還故根原知先生生平最悉迄今讀其吊明季詩歌行暨紀杜亂諸篇
可以想見先生之志節矣根原勤而梓之山皇桂保存故鄉文獻已耶庚戌夏六回里溪字李根原
謹撰於昆明之思沐小墅以上見尹墓廿 我希詩稿

滇茶

滇茶感行者曰本邦曰普洱茶本邦茶屬味澁亦作團冒普海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芬香
茶珍品別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即兩前所棄者不作團味淡香如新荷色嫩綠可愛芽茶
較毛尖稍壯采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為率人多重之外間不可多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較
而後以一兩至十斤為一團皆美女采治貨銀以充僱資故名向例用三者充歲貢其餘分屬材皆
散賣市肆間最廉者慈膏成餅摹印其上遊其地者市之以作餽遺又有慈珠茶形如甘露
子而差小實則非葉特產樹之萌茁所產順章玉皇廟內一旗一槍色瑩碧不殊杭之號井惟

氣味特別特覺不區於口性又極寒無龍井中和之氣矣

大理慧慶寺碑

寺碑原在黃華山金輪林王庭筠四絕句詩也嘉靖間會事崔某携帖至李元陽甫書之其詩曰玉女
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集葉黃手拄一系青竹杖來日挂百
鍊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挂鏡台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雲霞直上三千尺人面高
欢何暑言帝遺名水護此邦千象慧之嶽西寧山僧乞与山前地拾石先開四十度今碑在大理三塔寺

顏洞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歲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
玉垂水中圍然莫測人莫敢進放舟懸火而入懸洞三層並置盤盤而上入深罕餘里廣處可坐千
人下洞一就仰附於洞前二呈捧頭而下鱗角眼爪悉具中洞口獅象相峙內則列坐之禽器用三屬若
白鶯青魚黃羅傘紅桌困種之色相宛然而鐘鼓之石扣之聲切肖也再深入觀音半身面如傅
粉唇若点硃头总一髮左有青石鏡屏右有白石鸚鵡尽处石床一具上下四柱菱花飾壁即人間

之按步承也上洞一僧道躡躡相視若推漁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

軟玉

軟玉出丽江三模梭山山勢險峻土人凿穴開取功出如石膏見風即堅有若碧玉沈香玉者比皆極明
透柔如青田壽山諸洞石作印章脆不受錐堪磨酒器及水注甚可觀配土儀以瘞人名曰軟
玉又黑玉一種性極堅功出色正綠以油或汗手撫之即黑如漆作合珠錫以嘉名曰黑玉且充貢

點蒼山

點蒼山一名鷲山漢書曰祁連山南其山如扶風大乙上有瑪河周回萬步五百積雪皓皓即此山也
有十九峯夕陽峯居其中其高直上五十里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滿巖谷四時不謝平時早
起開扉日出後即雲霧覆之秋來天末雲收霧淨惟見一百塔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
鎮蒼山也下多文石即李父饒平泉在之醒酒石崖三塔寺後數十武者有奇致餘皆白石而已
地暖無冰霜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婦女梳鬢土菜之私以蜜糖可以洗滌煩襟但多食則
生癭故俗名瘰癧耳結也

優鉢曇花一名優鉢曇花舊曰生西澤寺在側种来西竺或云西域僧念佛珠所种者兼似此雅而有九丝花如蔷薇而分九瓣者香如也沈而带蜜气其色黄白如玉其心紫色如球惟花与果多於佛近日效楊州菴成漢時見之說為天宮分种非人間物有宝華園记今廣省到处有此花居人不知為異者香色俱無且貴僅供膳瓶折枝未清玩而已唐梅在喜洲滇志在今大理具北四十里 灵会寺滇志在喜洲 時中有梅甚古相傳寺側相傳植自唐時其花千層玉紅色銀幹盤如千年物也金松騰越金為唐時所植云

以唐中物也盤折空際迤覆庭心古幹虬枝亦數百年物好事者配以魯梅魯梅生騰越魯家姿致奇古成不下於金松也通海縣三元宮有梅花一株奇絕異於常樹月夜姿尤妍妙与花為時瓣皆仰而不俯滇南梅花甲天下明張志淳作水昌三芳記載梅花三十有六种杜鵑花二种特就水昌所產而言山柘榴即杜鵑花也种美極繁以重台為勝蓋化一帶尤為蕃植花黃色而漆赤斑者羊躑躅俗呼闹楊花亦呼山丹一名映山紅間有藍者蔚然天碧誠宇宙奇品今總謂三杜鵑花惟唐人詩称山柘榴云馬櫻花即唐詩所称山柘榴也以其花美鱗膺故名高者不

遇又餘好生石罅中材不中器用纹理糾戾而不澤焚之無縫且不可為藥其花叢生有筒之長二寸許一攢圍匝三五年大宛如繁纓四月開花有深紅淺紅紫白四色亦少花之穠麗者也無名樹葉如黃李花如秋桂枝如鳳竹軟而綴根如龍松蟠而曲綠幹青莖春芽秋韻四時蒼翠霜雪不凋叢生岩石上楊州菴稱為瑤草或稱為萬年青皆屬傳疑究不知其何名也龍瓜樹干實直上皮赤如龍鱗每葉去青皮梗如龍瓜油點草葉似葦蓬每一葉上有黑點相對摩挲花火可合抱花紅似上茶而蕊黃片極厚结实累累然刻其半有絲可作布惜輕而不煖金剛象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种以作籬人不敢觸滇記云碧石幹而蠟集此孔雀食之其糞殺人今建水石屏處處有之波羅蜜樹如荔枝樹稍大皮厚葉圓有黃紋小枝附樹身上花如火如斗一枝含數实皮亦似荔枝有刺美佛手螺髻之狀其肉如蜂房区子虛可食味与熟瓜無異而香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燻食味絕似豆春生秋实土人甚珍貴之

里井諸天寺有巨木秋冬不凋常以立夏前三四日葉零才兩三日尽墜得矣立夏後三日綻苞如繭皆新葉也又三日綠重壓覆頓易舊觀葉葉壯花生樹皮上如蘇土人採以為蠶歛

人醉死則醉性採淫死則淫性採狂爭死則狂爭性採其毒發一如其狀雌雄樹在元謀縣之
月山村前即檉樹也俗名萬年青雙株竝安高皆十餘丈陽年則雄抱雌枝其葉紅陰年則雌
抱雄枝其葉青每遇大風則枝葉糾結不為風屈附近有與根樹二樹至三牧童剪斷其根
即附亭樹而生且特密茂乃知壽胎長生物理實然張三丰與根樹之歌非無據也火把花一名
酒吊藤騰越諸山皆有之葉大如杏生服之無不立死者乾者力虫稍遜亦能毒人滇中以六月
二十四日為火把節則束此草蒸之竟欲絕其根株無由鍊毒乃更射滋蔓更難圍之也開化城西
古柏一株大可百圍修廣四十餘丈一旦觸雷而倒根上仰若盂宮心可容四五十人行者多憩息其間紅藤
可作杖唐白居易有紅藤杖詩去猛密百里有大樹葉如車輪居人取以覆屋呼為大葉樹用花梅
子箬山下石洞寬可三四丈中有鮮樹葉累成蒲團葉皆向外層集如菊花高尺許好事者撒去
之明日復然四時不易其他

元謀北郭官山上萬塚累之生紅心草遙望如茜血殷然土人呼為酸漿草惟瘠地有之昔楊
升菴竄諱時造此傷二碑為作元謀縣歌也按景東嵩化山多有瘡西至永昌尤甚開瀘路江水皆

深綠不時紅煙起浮於面日中輿眩渡者起於着末止於秋杪表岸草頭相糾結實堅不可擊若
至交夫瘴時則行旅絕跡江岸居民色多瘡早死惟婦女不染也斷腸草亦昌騰越實之有
之入畜食之立死相思草又名低头草見婦女至即低头下垂若睡蓮櫛以饒夫夫輒為婦所刺
和合草生必相對表女探為末暗置飲饌中食則厚少年則者暴如膠漆勝黃昏散不更思归矣
一把傘草產騰越州分水嶺蚤枯毒取置沸水熱酒中便泛青色享之而立物理相感不可思議
灵芝名安駝々四方瘴者如雲依煉銅為銀又可治病夷瘴或采他草和媚為之成玉置二石相去
若尋丈僅為石上在中自能相合竹譜曰棘竹歸生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鍼亦曰芭竹城
固呈任篋筍既食鬚髮則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甚厚象南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種以為
城卒不可拔萬象異物志又云種為離落阻濕層壟或平崩根出如火十石物經撞相象如禮
車一名芭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髮髮

廣南騰越夷中皆有刺竹如譜呼云竹比君子而表落乃為荆棘乘我不同貴即物有然者矣又
曰筋竹為茅椒海表種仍其餘刀即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為葉釋曰筋竹長二丈餘圍數寸

至堅南土以為牙其筍未成竹時堪以為弩級漢中有以竹葉差小於他竹堅而且直取以爲槍甚美
利也又曰晉與蘇倚厥体俱洪園或累尺晉宣帝倚空南越之居梁柱是洪釋曰交州廣志云由倚竹亦有
生於九昌者為物叢生又曰竹之堪杖莫尚於節碑碑不凡狀如人三豈不蜀懷亦產於印一日林老名宣
縣同釋曰節竹高節宣中狀若人刻今於騰越山中間一見之南史云南海扶遠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
花汁貯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葉極高五六尺葉大如李子人以麴醱納甕中懸甕
下倒置注醱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煮為糖其葉即貝魚細書用之菊醬之名見於史記注
釋亦明矣因宋益公失記妄列菊醬之名益著此物為九昌所產蜀都樹頭謂橡木而生其子如桑椹長
二三寸是矣生時深綠色曝乾則黑雲南檳榔用之合瀝淨食之嚼食出黃軟生香呼曰盧子粵西檳
三賴及草葉共食便乾硬之味

鳴空因屬漢南在在有三惟蒸自為最感夏季大雷雨後待去或林薄中鮮者多虫間有毒出土一
即宜采過五日腐化柔採後歷三日不食用香味俱減益數為脯經年可食苦熱酒為汁以代醬豉
其味尤佳濃鮮美飽侵溢喉舌洵稱漢中佳品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美斑竹葉之如芭蕉

花者金粟寔纍々綴於房中中人剖其實貴以騰風乾食之佐以扶留及石灰消宿食祛瘴癘癉
豆野生山中亦有種者葉如豇豆但紋理偏斜七月著花成簇紫色狀如扁豆花一校特莢十餘長
三四寸大如拇指有白茸毛者則黑筋節畢露如老人手指瓜子大如刀豆淡紫色有斑點如狸紋煮之
有黑汁食之令人困損食後方已按此亦雅之寔累倍以其子有經文謂之狸豆以其汁黑又謂之黎
豆黎黑也豆莢毛黑穉如兔爪故亦謂兔豆而漢人見其莢老黑鼻起如草鞋然豆以呼為鞋豆
有草出迤西名都拉能解毒性凡平約者遠而棄之誤入藥室則諸品不效豈砒石之烈毒亦三解
其形美茄子而黑窟川州九疊山廟中產者附子大如檳榔核橫斷之作紅白太極圖如蛤故
用者奇而重之以上見思
差館筆記

吳三桂

三桂巨耳隆準無髮及睛視顧助尊嚴若神鳩鳴即興袒分乃寢終日無情若鼻梁傷痕右高左
低中界黑紋非涕視不辨悔意則自扞其鼻與人語如疾言則意無他或中變則閉唇微咳舌出鼻
中士人有一長即收錄無素相對如家人父子或有浩難蓋喜與於性復婉婉不倦

方少時為毛文龍部將入清朝與毛氏不相聞漸帥李奪毛氏宅有老仆素狎三桂赴懇於漢三桂令李還毛氏宅且責令輸金以謝毛氏

傅宗龍亦三桂舊帥也視其子傅汝如兄弟王府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

寧都曹廷選於三桂有恩其子舉人傅燦游漢以十四萬金贖之會元湖廣曹在嚴首親雲

龍州返三桂令運督學何宏中觀燈楚贈金三千又遺宏中子千金

於漢中督撫至守令時有饋遺袁懋功內台贖二十萬金袁有巡撫李天洛疾曰本先生清貧不可

只腹相累自携具以往康熙九年李告歸贖之三萬金不受亦不強及抵鎮遠侍衛賈百燧以

委三舟中急馳去

朱國治初撫吳以貪酷興大獄比入滇任蠹役沙烏德軍民皆怨其事三桂也禮過卑然皆不免於死

平西府千門萬戶土木之盛擬於帝居造亭海中名區華浦為園於西部名安阜園之有樓名萬峯樓蓋古今典籍罕聞量疏草自修平重功烈塑像於園寺在左廡布衣和尚下巾松花色衣

錦也右手握膝左手執卷面左顧

嘗修玉皇閣獲窖金五千餘萬志殿祀重易神座獲窖金百餘萬兩其餘十萬兩以內土木而發者甚多

鹽道趙廷標好為詩每落成大廈三桂請賜金剛廷標口占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牙舞爪把人欺

你說你是好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大笑亦已其諷已也某孝廉獻詩有力窮蓋覆_素在

救身為韓止受漢封之句三桂大悅厚遇之三桂作白牡丹詩朱國治和之國治更索和於李興

元興元謝不能國治強之興元曰公之不能文與異於王我之不能文與異於公國治報然而止

王府有三奇物虎皮大理石帽頂也虎白章黑紋得之寧遠即黔雲之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故物

一高六尺山水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差小山巖一營水溪一虎上下顧盼神氣如生帽頂大紅

寶石徑寸長二寸許光臨數丈矣之如火_{以上見陳陳}

宮中帳簿

簿歸時偽宮中財物充初裁紙折疊刀多至數庫有卷而卷者子文定昆明人本庠生少

為孫可望所圖可望效削髮為僧漫入三桂府專掌圖書博學善談諧三桂或感怒以微詞解之恒冰釋趙良棟攜以入都曰此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擢取者皆不能匿

三桂新府

三桂即永曆所居五華山作新府重構複道規制擬大內又為園於西郊外名安阜園因園圍齒已長張必亦老更羅致絕冷以歌舞自娛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毓暉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寨至草嶼入首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以兵劫回縹緲於昆明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為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嶼直薄首城保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帝赴幕普羅訪其父老得哭題四絕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

一脈絕南靈樞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子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射眼與之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絕無公行營厯之草毒之銅柱摩崖手自題羌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峯峴天半起龍蛟不盡亭台取次登心力剛枯心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莫傳故不甚顯於時

周王元年

三桂年六十二自稱都招討大元帥建號曰周王元年鑄錢為利用通字番髮易衣冠幟色用白氈為帽先年冬滇中雷電風雪一時並作是年夏西寺塔頂銅鳳有聲數日不止又有異鳥來集展翼方丈餘狀貌醜怪博物者不能識其名人咸知為不祥三桂不悟也

三桂輕財好士

三桂輕財好士人有一長收錄無棄以曾為傅宗龍部將視宗龍子汝如親兄弟王府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寧都曾應遠於三桂有恩其子傅燧游滇三桂以十四萬金贈巡撫袁懋功內召饋以十萬金太子天洛予告亦以三萬金為贖知縣

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為私人

滇中三好

滇中當清初時有三好之稱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也國柱號怡齋順治甲午舉人與夏國相衛樸郭壯圖皆三桂婿

八面觀音四面觀音

三桂愛姬有稱八面觀音者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家故城破為蔡毓榮所得又有四面觀音者亦美姿容俊征南將軍穆占陳國圖先死矣

尹舍人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之蒙自人內閣學士尹壯圖之父也乾隆五十年以就養京邸特旨年與宴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賜賚珍異天下以為至榮典籍性廉儉在京師好飲豆湯月必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曾即富貴慎勿忘與閣學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載一車諸城刘文清公嘗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

尹國學

尹國學(壯圖)雲南蒙自人丙戌進士久任部曹游至內閣為主事時和相專擅於內福之襄嘉繼於外天下皆指習為奢侈庫藏空竭民業凋敝公上疏彈之高宗為動容和相忌公請即命公馳驛普查天下府庫衛室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慶國貪酷每至首公不急盤查而先遊讌終日惟云枯坐館舍舉動輒為掣肘待庫藏挪移滿如然後啟之秤對初與虧絀屢劾公妄言降主事公即告養終當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鈔錄第(英圖)屢闢其戶公笑曰汝不必代兄憂慮余之头早懸都市矣汝代養老親天年可也仁宗即位召入都溫諭至再加給事中銜以親老命乘傳歸復給奏摺臣鑄命遇事條奏久之乃卒

劉中丞

劉琨為曾文正同年後為湖南巡撫以事褫職清初史野史大觀云同治中湘南盜用巡撫印文一獄幾搖動大局事知縣某精細未釀大禍先是長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藝冠一時首飾某位尊而多金暈之故物為某所不允有外郎伸某者亦暈之其人亦不允且年廿歲半娶廖久屬意矣外郎伸每逢有中課書院必至至時宿廖所

而解者紳於外者紳於街之一日外縣知縣甘包奉巡撫密札一通謂該縣紳士某某等六人
分結勢逆餘黨擬在省城作亂已獲獲同黨多人供認確鑿即將某某等六人密等正法
云云令得此札通大驚異蓋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管帶人五員之類耳家皆殷實
而無監印官銜名者字公頃親赴省垣密商布政取進正令乃行請布政以情告布政亦知因撫
札不能決語令曰尔明日無出面俟我上院詢問後再商辦法早布政入見巡撫密問曰如某
縣某者廣東拔貢者非公書院門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到首逆言甚利目者豈有一所干
求耶布政曰否爾公啟殺此數人者何也中丞曰大驚曰何來此言孰詐尔耶布政曰有據在乃出印文
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顛聲言曰即則呈也我何嘗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蓋疑曰呈不可不究因屬鞫
署男女僕如等有大人小婢曰某日有某某來似曾向夫人乞印文契疏事亟速要呈呈不
承結將用刑乃笑曰是首紳某爾我求夫人者立命速某紳一訊而服蓋首紳欲要厚金蓋終不
屬有紳曰屬黨者如目前景辛州奈何廖曰若死則嫁尔有紳乃出此惡計思假夥令手而殺
之也被五人亦因公事上有紳阻路結怨甚深擬一併除之以為快於是幸乃大白廖等出外私進捕
監禁某妻與有紳皆似斬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而去布政州巡撫某令劉調署大缺以酬之
江西人送款否欵 兀傲自取沈酒於酒喜書神似蘇朱時有劉伶第二日年八十餘居
長沙門生政吏遍湘中歲時率有饒贈尤如以終酒汾酒獻嘗致某大令書云弟老而
無用無用即其用老而無依無依即其依或亦有故而出此也

僭逆錢文

清初定真區字所剷除諸逆寇皆去竊大號錢文如鄭成功僭號常平孫可望僭
號興朝吳三桂僭號利用耿精忠僭號裕民逆西土司王權祖僭號大慶

西造年造偽造

吳三桂用邸漢雲擅造月官時號西造年黃克在西城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用奏
請謂三年造隆科多長吏部時亦不造官員皆自稱為偽造終其姓也三臣罪伏隆
竹難書昏制謬封若合符前後三桂伏天誅黃克賜自尽隆科多死禁錮不知當時依
章附木之輩恭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武風子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嗜酒日惟謀醉單瓢屢空享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
即知之漢多屋紐竹堅實可為著武生以火給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
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算爭解錢數百于是武生之威貧者因以為利生顧未嘗信也
頗自珍重一着成輒把玩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恚楚之醒後悔悔而復作然斯
不輕與人好事者每贈其謀醉時置酒於之造必盡懼酒酣以火与箸推陳于前而不言

生攘臂起頃刻完如十萬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去終身不與之見或遇分
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坐累百不倦于是漢之士大夫或相親遺皆以武生著為
重王公大人游於滇者不得武生者即不先生固落落儒生母未嘗以風子名于亥之歲流賊位
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憎於成波靡以從生產獨區深箬中不出賊於民間見者甚異之偏
召不得因懸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值者聞於賊
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噤無一語賊命作著刑金帛於前謔醜醜於右以誘之不忍陳刀鏹以恐之
亦不立賊怒揮斬之縛於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貴若賊曷能
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來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曰歌哭放行市中恒逐大鷄與人
遂皆呼武風子云滇定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為人作著以謀醉人重之邇常時安庄守某者受貴
人屬召為之不應守怒撞之於庭血流體淡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
田家往往數日留之必作數十著以謀醉其著者作凌煙閣功臣圖者者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
從御列無不畢具至夜公鄂公英公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體如

縷其作著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未紅若錐在枕著石枕定肅々有聲
如蚕食葉快若風而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飲不用盃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之則伏
火而臥或歌或哭或說論語經書多不可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囑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
知其所在逾數日或數月復來復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跪揖起無異惟與之
語則風子矣

錢南園劾秦國秦之勇決

錢南園通政為御史時劾秦國秦是時刘文清公偕和紳奉高宗命往山東訊贖並諭御史
同訊方獄日國秦忽起立誓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詔治汝汝敢誓天使耶
主命隸人披其類國秦懼而伏紳遂不敢曲庇獄上國秦伏誅初通政將奏國秦事詣西善翰林郎
南江曰家有車需錢十千可借乎郎曰錢可移用將何事也盡告我通政曰子勿問何事有事即用
此錢當於吾子取之越三日而紳重宣矣時國秦聲勢方威人皆為之危幸高宗仁明察其志
直尋擢通政司而左去一奸人朝野歌頌焉郎於是叩之曰子前告我需錢十千豈為此事耶曰

然吾自度劬國秦必受嚴譴戍邊故預備資用耳部曰若果有此行十千錢亦不濟事曰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僕從以五千錢市牛肉日啖此可無飢其餘錢吾自負之得達於戍所是矣聞者悚然遂改眉稜得峭朝列皆悼之其家愈懷樂善出於至誠同時以抗直忤和坤有御史曹錫宝謝振定博山知縣武億云

雲南鉄索橋

鉄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為柱則以鉄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連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異以桐栢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橋蓋因性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為最昔孝定國燒此以拒清兵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劬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瑞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啞孝子

啞孝子昆明人乾隆間居在門外貧且啞不能治生奉母室中已出丐食有得則歸以奉母暑日或方以西瓜受而不食強之不可瞰之則再拜奉膝下矣母亡忍殮給棺不受至一井畔汲之得錢六千蓋所積以供羹養者后所不知性踰數十年有見之迹西者相傳為仙去余謂孝子得仙固宜然第涉恍惚若其人則真孝矣惜乎姓氏之不得也

上平西血書

查如龍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后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捏鎖老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二遍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舌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根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摺之去滇南富山中僧舍去者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捏鎖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舉人也當年之事生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柄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响應此千古一時也令童子於王府上其書欲露布此書於人齊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归后以假銀事敗露於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草連天下無遺者遂起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中督撫圖之於朝命千錢置三銅爵奠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吟三桂曰我死尔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盡死朝臣之疑滇

自此愈深矣

平西藩下老生

禮壇粘公本歲丙午典試滇南平西藩下諸生五百選二百人送棘闈壬午八十請試平西以老不許固請曰生自束髮奮志魚老不少襄功名遲速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奮志不遇乎王不得已并送之諸官見此老生無不揶揄之受卷官視其卷文既無疵字亦楷如異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老生竟中雋矣無不拊掌稱為佳話(唐陽采記云閩人粘志感自科科典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旗人不第者勒令披甲矣三桂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遺學生名各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感禮數甚厚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造人中二百五十餘人後未有也

滇省運銅差之苦累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為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即具報奉令運銅於承領運物時即稟明藩司將所

短者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劫身止有棄銅一法而短過多或抵況失或交不足物至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蘇福堂相國做銘任滇藩查得銅廠內有捏控水淺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領本管府道加考以至無虧空等力正張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為畏進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板自定年譜揚亦道光初藩雲南首楊襲侯在滇兩署藩憲其時各省探銅委員率指留至四五年候方知四川烏樹廠銅可以搬運遂除清大憲在烏樹探銅二百萬斤五省再及成獲商運金銅價略貴運物節有會計有盈無缺此亦留心度支所當知者

吳三桂之逆蹟

吳三桂之請援於我朝也與其父襄書曰父不能為忠臣兒自不能為孝子豈不矯然大義之言今觀明內監王永童臨賊中所著甲申日記一書中載三月十九日三桂與襄諸書置君親于不顧唯奉之於陳喜一人真所謂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傳前書兩語皆亂賊矯誣文過三辭耳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書云按此時襄已降國所請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

被困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為是並祈告知陳喜兒身甚強壯伊耐心第二書云得探報京城已陷兒即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為飛速諭知家口均隨賊中只欲投降陳喜安否甚為念第三書廿五日發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投降保家口只降收運變通權方是大夫惟來諭陳喜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前有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第四書廿七日發云前日探報陳喜被劉宇敏掠去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喜或已回家或劉宇敏知係兒喜並未奸狡以控兒降一經遣兵及無生理故到軍門訊第書云奉諭陳喜在營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究竟無何來太子既在宮中曾在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喜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云云以此諸書觀之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為紅顏者真詩史之言也三桂初猶有擁立太子之議再謂義興元年者是也豈聞國以國圖侍太子大懷其憤遂嚴此即梅村詩所未言及而國初諸老逸史亦未有餘言其故者今志在永章日記中當時目擊所錄必得其真並錄傳之亦足以廣異聞也記云二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

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獻國令入宮廿一日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母元公四月初六日發檄與三桂云太子好在宮你莫想借他為由朕已封為宋王將尔等妻女与他好漢以洩忿恨之念初九日下偽詔親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素王漢王吳陳氏吳氏吳李氏偽后妃嬪皆從行吳陳氏即國之兩吳氏也三桂妹也廿五日戰于一片石國大敗退入關太子與國之邊皆至三桂軍中廿六日國又為誓書與三桂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尚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尚書王則克張若麒於甲申四月廿二日三誓言于山海關自誓三后各誓本有疆土不相侵劫大順朝已得北京捷於五月初一日又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人民各從其便如此兵信極合力攻去休戚相共前此盟天地經三廿八日牛金星揭呈三桂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銜下書義興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親王吳銜下書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兩通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和清勝即與清和彼勝得太子陳氏便尔肯盟實非人美之為吳銜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廿九日國登極三十日章諸賊退出秦師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教以初三日入都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奉終大事未署義興

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擬具奉明日入奏忽傳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備車駕出薄至朝陽門
迎駕永貞在內預備云云此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則不可得而知矣按諸書皆言國挾太
子二王西走未嘗有歸諸三桂之說果爾則北都公主所見與南都所謂王之明者信哉其為
依託矣然亦安知非國賊以是繫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偽封一人以亂視聽乎逸民某
君所為木居士憤言謂方太息此舉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興廢更繫國圖一人則非
惟墮三桂之欺抑且為國所笑矣

國因本姓邢生時有羣雉集屋眾因呼為野鴉
其姨氏陳俗亦謂養慶馬者國母也殺逆依陳因

後其姓此亦諸
老所未及者

錢南園通政之敢言

乾隆四十六年遂回祀南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
巡撫畢沅昆明錢南園通政沅方為御史奏言冒賑折指固皆由王宣望做法
營私但查宣望為藩司畢沅西昌而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所聞見誠
早發其奸則舊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豈不敢必

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榮發甚非大臣所以居心奏上是之奪沅
爵討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瀚考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台閣凜然
生風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梅國素一事甚有益當時大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
借納賈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蠹子請旨按問且言嗣後願皇上
勿受賈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上覽奉即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
和坤劉墉諸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和坤柄國而國素素存其門下者人皆為通政
免及抵境和已授意國素致維輒以危言相桐唱幸劉文清深知其弊素與通政密
商比到首盤查劉和先揚言不用全數彈免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
舍通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條圓絲雜色銀蓋借諸商賈以充數者因
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各諸商要來領大咤曰屋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乞具領
庫為一官復往盤他府亦然業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素與藩司牙易向候
筆交刑部治罪高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杜就鮮易將虎豹難通政是等若

非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坤所搏噬也後希錢南園視湖南學子不運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
公士子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酉憂聞訃之日星在去城宿於旅舍即妻員齋即交巡撫次早起
行大吏已下追送傳儀皆推不受嗚呼查廉考者身範當如是已錢南園重入諫垣時梅南園
以昔學湖南時荆州水災城圯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三案不行查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恩以主
事用改令甲辛留加恩改降留不立以通副堂官及降司員六品再擢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
末年殆和坤与有力也即今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当时何文成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
屢加完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姚姬傳撰昆明錢侍御南園詩序云侍御既喪子少
詩散失法祭酒武善師司馬君範為蒐輯得百餘首成三卷當乾隆末和坤秉政士有恥趨
其門已可貴矣若夫主朝侃然訟言其失於章奏者侍御一人也姚先生於侍御有師生誼言之能
拳其大槓御使由編修改御史即疏劾宗巡撫國希念煙穢亂事國和私人也高宗三旨對曰
當令和坤同行往查君出不俟和先行微服止良鄉見韓僕乘馬過位之側和遣往山東也
記其貌侗其还叱止三搜身畔得國希書具言已擲款備查中多隱語立奏之和至見君

衣敝贈輕裘却之比反命高宗出示國希書曰朕已知其詳不必復奏也伏國希法命君直軍機
處時和為軍機大臣与阿桂不相能君疏曰臣伏見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入直軍機大學士和坤
則入止內右門內舊直書或入止隆宗門外近造亦處大學士王杰高書董誥入止南書房尚
書福長安入止造亦處每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还所處屬僚白事趨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
離懸之明大小臣之感德懷刑決不至啟朋党之漸然行三萬世而無弊矣莫如率由舊章自
世宗以來及皇上御極之久軍机大臣革止無渙由前律後不應輕於變更况內右門切近禁內大臣
入止司員隨之為日既久不能不与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前之高雲位者雖立正國典而所
錮已多杜漸宜早若隆宗門外及造亦處則恐差人眾窺探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衷請
申飭諸臣仍照舊例疏入有旨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机處之命時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
不与諸公共坐公劾之謂國家所以設立御署蓋為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信者既明目
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思廣益以濟其事今和坤妄立私寓不与諸大臣同查辦事而
命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私弊諸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而得恐為擅權之漸

請皇上命坤折毀其寓遇事公同辦理無得私自更易別疏入高宗嘉其言命公入軍機以監之直年公辭卒高宗甚悼惜

潘鐸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賊湖南布政使咸丰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備司護理巡撫守城有功后乃引疾以去優游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粵南叛回粵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思亦與叛相通魚肉良民有制言府大小衙門皆有克蟠踞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為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恬惡不悛是時之銘貪已罷斥而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詒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僑寓成都每遣探軍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為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嘆其竟殺升任陝西巡撫却仍恒於境上錫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病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為幸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難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昇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自陞陞固回

竟之豎悍者故或為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忠憲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錫岳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毋轉回漢而回僑異心益熾逼委姚德新措手回之岑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子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言取先推為大首漢者羣回皆聽聽歸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操制之銘遂與德新遺回文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丽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軍中之渠魁慍悍好鬥之銘奏署臨元鎮錫岳岳潘公察知回黨竟內外盤結之銘又從岑制軍時滇事遂無可為然德新於姚金首鼠兩端為未顯露遂亟亟欲拘縻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匪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憚馬如龍恃其徒眾欲逼得進至諸郡惟臨安土高宗梁士美不服以義激勵官紳糾眾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剿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任事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直係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紳眾之素與如龍

為仇者數千人陽為舍攻臨安軍令妻妾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回藉藉而後漢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
妾不足恃究係同功之事去而銘微露其意之銘告其妻之銘之妻多與回商押贈首以告
德新德新恐俱至并密召武定營參將回苗馬榮率練勇二千餘人即冒公所調練器械入居
省城三華書院日出騷掠居訟之督撫西署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
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時回眾不戰奔列馬榮據臂大言曰雨不出是奈我
何殊其眾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所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杜怡曾上前救護同
及於唯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去蓋早知其有變
云賊亦不改其署岑毓英以兵統數百扼守藩署自集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徐之
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眾德新以總督因防送之徐之銘公尸暴露
三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特為德新發回字令旗始得殮殮面姓生德新之名馬榮初意欲使官與
回相持不下已乃去而調停之以蘇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老不料其構成大黨且所懼惟潘公令公
已死又欲討馬榮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乞

之入援如就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誤事遂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營城謂三日汝若奔援省城
尽心王事當不汝遣也如就折矢與三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夾攻賊克城死傷过半
楊振鵬登城勸上官軍勿開槍擊天明遂馬榮出城逃回武定功音眾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就
署提督馬如就署提督疏直道路願後馬聯陞以報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
為官軍不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而鎮錫兵與回匪直謀休劫為如就所擒
斬

鄧爾恒被害

江寧鄧子久中丞(爾恒)以翰林為雲南道員游權舊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
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絕地回寇與營將勾通為患三銘非但不能禁遏又
從而克之浸遂為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為之銘私人既而克羽日眾勢焰縱橫作惡多端
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克造三境上尽劫其官囊以
去無敢占據皆以得出克之為俸有保弄恃此為生涯者八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去馬默中

遠被劫中丞聲稱僕到京恭奏通調陝撫行至西靖借居府署何有保關有亦亦之言密陳其克史榮戴
玉堂在率練罷櫬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被搜括擧置於豎豎分傳之銘中丞久任雲南
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入都而其功蹟盡聞於朝也故密詔何有保害之三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
致稱邓尔恒由滇赴陝經臣派撥練兵護送行城西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知州唐簡等素知府署不
甚嚴密故派兵練巡查邓尔恒自称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宿於書室踰
垣而入邓尔恒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宝素恨邓尔恒聞其在內遂与其夥克一擁而入遂將
邓尔恒斃命善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右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
文宗諭旨云邓尔恒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既欲派兵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
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邓尔恒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宝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斃命
然昏袒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捕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宝之殺該撫實為挾仇起見在場右犯既已
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右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对邓尔恒既留西僕
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借辭曲靖文武原稟神之情節支離徐三銘並未毀不輒

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澈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錫晉劉原猷已前令輝察
著前性雲南著將邓尔恒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
之見欽此原猷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回合諫之章重論到前任錫晉張亮基亦
疏劾之銘率穆宗前請旨云邓尔恒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
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三銘先行撤任並將邓尔恒被戕三案澈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
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前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寧潘忠毅公(鍾)
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煙物執縛玉堂
拷打甚酷玉堂氣急潛逃嗣後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覓袒攻何有保殺
之史榮戴玉堂旌皆被潘公拿獲嚴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復奏並稱
訊據右犯供稱徐三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吏部議處何有保仍戮
尸梟示以儆兇殘亟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
尚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克蟠結難參撤既瀆與之共事不得不為之湔洗以安其

心歎

者貴

李文忠督直隸時有部將姓者名貴雲南人生長於合肥有知其歷史者謂其高曾因有事至合肥遂家焉貴孩提即失恃怙亦不知其姓稍長習募為兵募者問其姓名答以不知募者笑曰之乎也者皆可為姓尔即姓者名貴可也以功游至記名提督巴圖魯補通州協副將免喇雲游我曾隸其麾下

陸葆德

陸葆德者雲南蒙自或作河稼堂中丞子也精拳勇曾中武舉入都與宗室某較技某被毆死論抵過赦免乃為標者為人誰資貨百護某客貨甚多道出某地遇有來劫者陸劫之俄引健兒數輩乘善問陸又獲勝已而其首无標捷與陸持亦未德勝首遂放仗引之歸請與其女相較女素得父傳盡其技且加精焉是日僅能相禦首大喜竟以女妻陸陸本能文改試文場竟中甲榜散館為令於蜀然好色喜勝至十四人精力遂甚衰減然與朋儕集時猶自炫其技時夏月院中棚甚高陸立階前拍手一呼即騰上眾咸失色一日署中為母壽偶入室適見賊展袂取財物適前投之賊上屋陸亦上屋賊躍過屋數重陸亦從之行賊擲瓦去之陸直以手接賊取俄而人役屬集賊通誤踰墻壞墜地彼獲陸嚴刑欲訊甚不法事賊大言曰我輩十三人由命至此中途相失否則豈為汝獲斃我可耳安肯說平日事遂斃之杖下陸五十餘即死今猶有人在蜀中

馬維騏

馬維騏字介堂父名定邦以武解元投軍擢廣南恭將同治元年春滇垣髮匪亂偕馬如龍等倡和漢安回之議力護鮮圍滇督徐之銘奏任用廣總鎮三年亂復作維騏方務冠從父在鄉办团馬也應就冬毓英台率眾衝突槍林彈雨中為賊所憚由是軒戰三逸兩解省圍七年父卒家無餘財竭力奉母得其歡心光緒元年攻克騰越烏索寨匪孽獲妖僧朱洪順三年剿办各屬夷夷去教各匪攻克盤龍南安廣通大姚興新福豐定遠馬龍

霞蓋寧州邓川阿迷尋甸等所屬州縣斬將奪旗常為一軍之冠然功不易居積鎩銷骨

遂為都司某所擒臨既士民代為白其寃普撫廉知無罪而拘留已百日矣被留時維騷然自信
無他毫無乞憐態旁觀歎服曰此人真鐵漢也遂以劉長佑奏保參將為參襄勸所重賞語
之曰子才氣邁倫自來名將能當艱鉅而神運用者歟無不知古今子匠之夫居恒請兵略及歷
史地理尤喜臨池深服顏魯公暨鄉先達錢南園之忠貞骨鯁心儀之長沙張文達公百遊跋其
書有云翰墨之錦儒將之風辦者南園以歸魯公之句於此可想見其風流耳

繆素筠

光緒中葉以後慈禧忽怡情翰墨字繪花卉又學作學東大字常書福壽等字以賜嬖倖
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華婦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撫覓之會四川有官眷繆氏者雲南人夫官
蜀死子亦孝廉繆氏之花鳥能彈琴小楷亦甚楚版合格乃驛遞之京慈禧召見面試之大喜置
諸左右朝夕不離並免其跪拜月俸三百金又為其子捐內閣中書繆氏遂為慈禧消容廿所稱繆
者太太者是也間亦作孟酬筆墨佳於殿肆頗有風韻自云之後適大臣家皆自慈禧所賞花卉
扇軸等慶皆繆氏手筆也今慈禧六旬慶壽先數月忽問繆曰滿洲婦人大粒尔曾見之笑我

未曾見尔漢人大粒果如何繆對曰拜謂鳳冠霞帔是也慈禧曰慶祝之日尔演服此為我陪家繆
唯唯即於是日燄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仰謂如戲劇中之某某也至是日置繆氏於眾中屬
目之地眾滿婦人入宮叩祝者皆見之無不大笑失声者慈禧是日竟大乐賞賚無算而繆氏亦
縛直三竟日若不可勝言矣然當時相中命如聞之莫不艳羨以為聖眷優隆天恩高厚也

馮子材

子材字孝亭廣東人性伉爽有勇略年鎮江金奎首盡屬敵人而屹然不動人以此服其膽識積
功擢廣西提督加太子少保銜去法人入越南時法將幼克列耳及米洛特軍所統陸軍於廣西邊
外連戰連勝遂入鎮南閩清俘楊玉科戰殺董履高負重傷諸將皆潰法軍遂據諒山築礮
台於閩外十餘里之文淵州為堅守計廣西閩敗高民驚散漢兵剽掠避難者逃窟山峇城已亡之
虛垂有籌南然不足禦法軍適因是時馮子材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至龍州募
兵未集孝祺聞敵即率勦營赴閩外是時諒山敗後又因馮子材所統八營尚在東路駐紮該
地者僅中軍二營於是子材率一營至南閩約同孝祺集漢兵為營便請於巡撫潘鼎新

聞南閩之警命兵西援子材即察地形視要害築長城三里以為廣西軍營軍之備自修軍守之
萃軍者子材自練之兵指臂相倚緩急可恃者也適法軍封北海斷廣西歸路廣州亦無將帥請馮
歸廣州馮每在歸意慨然曰我兵虽一營然不得輕移他處独有与法人戰耳子材於是率兵与法軍
在戰數日法軍駐諒山者是疾馳入閩計有四種一為法軍二為阿爾塞軍三為西貢客兵四為安南兵子
材嘗言也諸曰法軍再入閩者有何面目見粵民乎於是遂同率軍去退法軍連日與法軍劇戰
子材亦督諸軍銳令嚴明秋毫無犯法軍無精銳亦無如何清兵分三路攻諒山法軍雖續在在
清軍駐防之全境志復安南人民靡然仰慕然子材心猶未愜慨然有掃蕩北圻全境之志將
率全軍進窺北寧適改所議和有傳戰之令子材乃解諸軍時子材年七十矣子材剛毅之氣
老而不衰於調雲南提督回軍實勵士氣以報國為職志其腦死也短衣草鞋躬先士
卒亦為之用軍中以儉約勤勞相向後吾者輒稱述之云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昨從友人齋頭讀鄂中吳君光耀華峰之集中有軍副將戰事畧一首叙其由乙酉越南戰
蹟与官中文牘及海內傳聞有迥異者爰擷其要而錄之於此甲申越南之役兩廣總督姓
樹声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沿江海督撫各任兵出鎮南閩是為中路之師廣西巡撫徐
峴旭屯諒山督師樹声遣將黃桂蘭董履高守粵桂軍兵阻擊陳不敢進總督之意旨
尽用其人而自用竟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峴旭倚桂蘭俾其統諸軍當副駐北
寧峴旭自統二十餘營為路桂蘭所統凡四十營在北京日夜酣酒虐民間妹患恣為荒淫不
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怨之刺骨会有教民憤敏者宣請給軍裝助戰敏
宣盡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志聽敏宣言教民得軍裝遂助法攻官軍官軍潰走峴旭連日朝命
潘鼎新為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敏宣及總兵陳得貴敏宣以退縮得
則首失杖良砲台者也時敏宣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為桂蘭軍營務處合而節制尚二萬餘人兵權
甚威得貴亦領亦千人德榜懼其叛秘不發而令部將崑裕明往誘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敏宣鄉
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敏宣魁与同性大營敏宣不疑單騎隨之行才入閩遽就縛搜其身得双响手
槍二已上子藥矣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初猶侃侃稱謂吾退砲台有將令詰以赴和軍餉事始

俯首無語桂爾夜餽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死兵故每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越南後諸將善戰者以年裕明為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慎軍甲申春淮軍既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榮以所部千人屯橋南當敵裕明往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為後勁日未晡萬榮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榮後登北嶺絕頂發砲下去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橫截法軍之要法軍志力禦嶺上軍不虞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志眾追之至郎甲磯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為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榮盡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率能射敗為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榮後怒昇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敘績以千總趙權游去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開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寧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機進兵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己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密烟瘴而備豈艱苦七月癸卯朔日龍州說昇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三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績於郎甲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營壘未固不能連戰越民遂去不日而法兵大至矣聞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之覺昧爽忽聞砲声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砲耳俄而开花彈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士各散就空村為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駭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今卒於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即無事亦戒備如對敵故拒戰獨登營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墻碎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是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傷無不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歿乃慨然曰戰死槍走亦死槍穿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即欲出亦必殺入肘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尚據內濠力戰裕明於是衛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人存者止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為玉科

用是役也玉科懲免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覓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謀遠納之入且以
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
因捏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憤誅吞金死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屯屯鎮南関内独玉科
屯関外十五里之文淵距法軍所駐五里已西昧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当前敵分兵
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当之右嶺廖应昌当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
纒甫交占魁砲傷是還回營应昌惧而奔一軍隨之独裕明督所部力战法人今兵從右嶺入玉
科見应昌败雷裕明力单遣根督刘思河率中营親兵助之思河持馬刀乘裕明謂且置刀
亟蹲而发槍語未畢砲彈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负两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
之傷且死也猶遣红旂堂玉科諸營子弟尽占我我不收隊矣红旂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
主帅死我項性命尚為弟兄不能战者請逃死不惧死者請隨我为主帅復仇眾皆哭曰願從
死裕明衝法軍去殺一五畫金線者或曰法总统之婿也是时砲声如雷霆子形如風雨槍連
環如數萬爆竹有发如倒巖墻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項也裕明係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

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砲之隱語也爭
扶植入関裕明不肯謂死亦当在関外左右給之謂玉科尚未死乃強牽入関王德榜堂拊裕
明背而謂之曰人言我王老兇胆大江膽乃大过我耶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関前隘臨北五里有
三山如品字曰小南関馮子材統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人皆以奇兵趨鎮南関東嶺出関
道詭奪小南関裕明方查創憑祥聞砲声裏創形騎至則馮軍已败下山裕明從山北衝上馬
刀斫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德榜屯油隘亦聞砲声遣都司陳得勝間道赴援留
旅機油隘為短兵而自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関截法人輜重法人前後受敵乃败走南
方卑濕春草方生洋人車履滑輒顛入阱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战
勝氣益猛乘日先窮追斬馘法人数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降去帽為叩首狀以手捍
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止人遂謂中國人與法也法之效不復整敗又滿彼諒山效各松敗
威坡敗長水敗船头由此而南八日復退三百餘里諸軍欢呼謂快此折復東京有日矣而
停戰之詔書遽下

繆素筠

繆素筠女士以善繪花卉供奉內廷慈禧甚優禮之隆月俸外賞賚甚夥故事宮中
每日上食太后皆獨撮一席垂帝后亦不得共桌而食膳後方命諸人立於標旁食其
餘惟繆女士曾蒙太后特諭共食一次時人以為殊榮並於宮內幽靜處指定一室以
居之不令與諸宮眷雜處蓋以繆為漢人不欲令其親見內廷起居儀範也一日方画一牡丹
圖太后驚至方欲跪迎太后使人按之令毋動並命照常作給曰吾欲觀汝用筆也然
天威咫尺繆終不免矜持不能如平日有筆揮墨灑之致太后知之乃命大監異日女
士作画速來報將階立椅後觀之毋使女士知如呈數次片得其意臣經營之妙太后
繪事因三大進有一日千里之觀竟出繆女士上矣

見慈禧
轅事

關祚北

關祚北字東白號芝岩通海人康熙陸師舉人少負經世之志於國計盈絀吏治臧
否民生利病靡不淹貫後治燭照計數會吳逆叛伏責不出事平寇毓業蓋其才
禮聘咨詢均徭平賦諸大政皆所籌畫范承勳王繼文先後總任督澳均特聘入幕多所
襄助成功於澳者至鉅王繼文存堪大任用辭不就晚年所學益富著有大漁集北遊
草廛海志諸書書法狂草最佳王繼文者會內外寺廟諸碑撰書皆出東白手筆楊
迴樓澳中瑣記謂東白永曆時茂才中康熙間舉人會其後以隱避終老終成失足之恨
於東白頗有微詞迴樓於此未免濫費筆墨於東白何損焉

夏祖訓

夏祖訓字仲有號胎許嘉興貢生博學之文章崇禎崖末以女筆王公錫哀之存蒙莊
烈帝召对平台授呈貢知縣甲申六月抵任時京師已不守矣祖訓洒泣受事凡地方利害
輿革無不竭力籌畫丁亥六月流寇李定國屠臨安欲往而迷搗汝賊聞晉寧知州冷陽
春與舉人段伯義起義遂回兵屠昆陽晉寧並及呈貢歸化時呈貢人楊師文段春榮
糾陽宗野賊來劫縣治殺可望塘兵二人(府志作誤殺)可望短呈貢起義使王高禮
屠之會定國兵亦至殺戮甚慘城破祖訓罵賊不屈賊怒刀割其皮祖訓益罵不絕聲

賊殺之投屍於東門之菱角塘二云即署前之秧田內妾金氏携幼女及僕陸朝史論
俱以死殉其子壽明在籍聞耗抵父任尋其屍不得王山史先生為之立傳中敘屠城
流寇與雲南通志呈貢縣志諸書互有異同而呈貢志載祖訓紀難事甚略余故詳
考而著之以上見萬松
草堂筆記